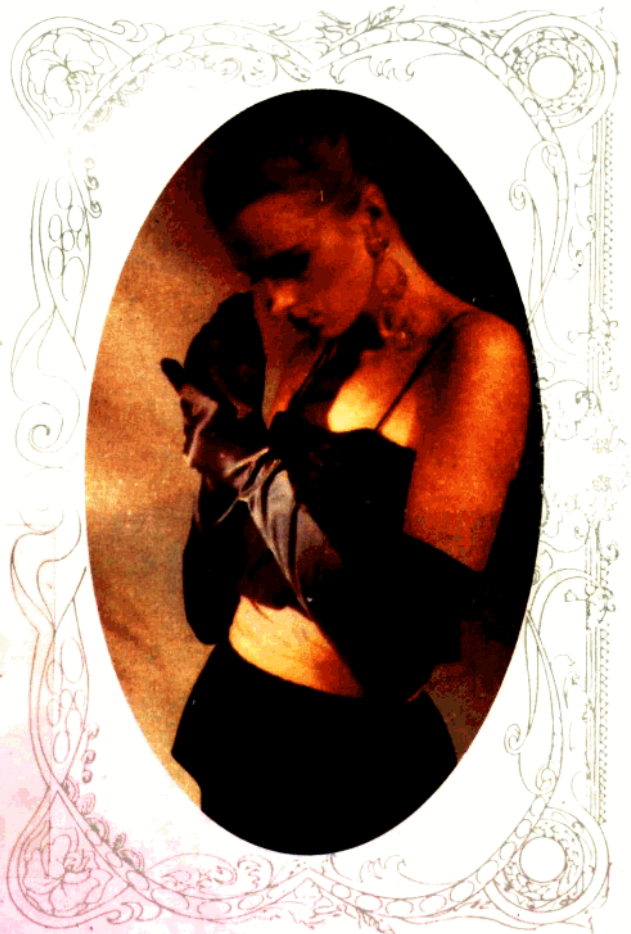


■ 夜 话 系 列

黑歌星

欧仁苏 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第一章 超级犯罪

九个罪犯密谈，谈到了一个高档罪犯
——黑歌星。

1

黄一鹤硕士走进局长办公室，对孟超局长说：“局长，我想侦破一个高档罪犯案，请局长批准。”

“说详细点。”

黄一鹤打开黑色公文包，从中取出九盘录音磁带，放到孟超面前，说：“我为了进行犯罪心理学研究，侦听了一些罪犯的秘密谈话。这些谈话，在法庭上是很难听到的，有很高的研究价值。上个星期我在研究这些录音磁带的时候，发现九个罪犯在一起密谈的时候谈到了一个高档罪犯，这个罪犯至今还逍遥法外，危害极大。因此我想立案侦破。”

“请放这九盘录音。”

“是！”

黄一鹤按录音磁带的编号放录音。

编号 47 高士祯 倒卖外汇犯

……现在的侦破小说据说是三种人写的：一种是老公安中的才子，一种是和公安局不沾边的通俗小说作家，一种是受西方推理小说影响的待业青年。无论是哪一种作家，写出的罪犯都是三四流入物，低档的，连我们这些中档的，都没写进去，高档的更不用说了。其实，真正该写的是那些高档罪犯，那些操纵许多犯罪集团的“神龙”，我敢说，要把他们写出来，准比好莱坞的惊险片还来劲。雷子和侦破小说的作者们有点相似，他们也大多是围绕低档中档的转，“高档的”他们不知道，以为我们就是罪魁祸首了。也难怪他们接触不到“高档的”，他们办案，都是具体的一个个案件，把我们搞出来就“水落石出”了。我们要不说，他们恐怕永远不知道还有高档罪犯在！高档罪犯在大陆上很少，我不知道诸位知道几位，我只知道一位。诸位一定想知道这位高档的是谁，咱们是患难之交，我可以说，不过出去可别传，要传出去，兄弟我在码头上就只好混了。

这位高档的，我是前年才知道的。前年，我接连和华侨巨商做了几笔买卖，赚了一千万美元，成了我们那个码头的十巨头之一，才有幸知道那个高档人物。倒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我是在十巨头聚会上听说这位高档人物的。当时我们十巨头在游艇吃饭，席间一位巨头说：“黑歌星到了望江楼

茶座，大家要小心。”我问：“黑歌星是雷子吗？”他说：“不是。”我说：“不是雷子你怕什么？”他说：“这个黑歌星是高级人物，能左右许多码头的外汇市场，不能不防，别让她这个高档的把咱们这几个中档的吃了！”我说：“怎么个防法？”他说：“要想办法和她见面，交个朋友，摸摸她的底。”

我们找人牵线，想和黑歌星交朋友，可是黑歌星托辞不见我们，更不露面。

几天之后，我们发现，我们码头的外汇市场被这位黑歌星控制了。我们还来不及组织反击，就被她打垮了，结果是，我们十个巨头，六个投降了黑歌星，三个自杀，我被抓进来了。

这位黑歌星叫什么名字，很难说。当时我们十个费了不少劲，也没探听出来。说来也真邪了，投降她的六巨头，也没弄清她的真名字。听说她有四个国家的护照，用的是四个中国名字。

这位黑歌星长的什么模样，很遗憾，我始终没机会见她。听说长得相当帅，象好莱坞的电影名星，多大岁数很难说，听说看上去象二十四、五岁，我估计她可能是三十多岁。

编号 48 马雪杉 倒卖文物犯

这位黑歌星我见过，她看上去象二十四、五岁，一米六五，很有派头儿，我是在一位教授家里见到她的。

那位教授，你们大概知道，他是美院的中国美术史教授，著名的古画收藏家。他藏有晋代画家顾恺之，唐朝画圣吴道子，画家李思训、王维、阎立本、韩乾、周昉，五代画家荆浩，宋朝画家巨然、文同、郭熙、范宽、李公麟、李唐、梁楷、马

远、米友仁，元朝画家黄公望、王蒙、倪瓒，明朝画家徐渭、吕纪、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，清朝画家石涛、王石谷、王原祁、吴历、恽南田等著名画家的真迹。我收买了他的二位硕士研究生，摸了他的底，他共藏珍品七百件，件件都是国宝，都是中国美术史上代表画家的精品。老教授想卖给国家，国家按规定，每幅画一万元，老教授倒不在乎钱多少，他的儿子不干，想卖个大价钱，我乘虚而入，让那位硕士研究生牵线，想全部买下，每幅画五万元，买卖进行得很顺利，那位硕士研究生三天之后就对我说，老教授的长子想和我磋商，要价是每幅画七万元。

我很高兴，约好时间，准时前往。

老教授住在教授楼区，独门独院，是俄罗斯风格的古典建筑，院子是典型的中国式小花园，院东院西以花径为界辟两个花池，周围种植果树。老教授经常在家里接见宾客，他非常喜欢这套住宅。文化革命中，他曾被赶到“牛棚”住了五年，他以为这楼这院全完了，没想到保存完好，非常高兴，逢人便说，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，否则那七百件珍贵古画将不翼而飞。

我走进老教授的花园，见那位硕士研究生正陪着一位姑娘出来，那位姑娘穿着洁白闪光的长袖泳装式紧身连衣裤，外套高雅的镶金黑外套，披着白色轻纱，诸位大概知道，这是最近巴黎女装博览会上走红的礼服。

那位硕士研究生象伺候公主似地将她送上轿车。我发现他对我的态度有些变化，不象三天前那么谦恭。我觉察到这种变化似乎跟他刚刚送走的姑娘有关，于是我问：“这位小姐是您的朋友？”

“不，我的老板。”

“老板？”我吃了一惊。

那位硕士研究生把我给他的支票退还给我，说：“马老板，您这笔生意做不成了，我这位老板执意要这批货，开的价比您高得多，给我的酬金也多得惊人，第一笔就十万！您大概竞争不过她。”

我知道竞争不过，抱着好奇心我问他：“她叫什么？”

“绰号叫黑歌星。”

“真名呢？”

“可能叫过欧少嫣。”

“是你主动找她，还是她主动找你？”

“昨天晚上我在宴宾楼跳舞，发现她穿着泳装礼服坐在那里，不由动心，便鼓起勇气请她跳舞。这位姑娘象公主似的，舞会开始以来还没有人敢请她跳舞，我觉得自己太冒失了，没想到她竟答应了。跳舞的时候，她微笑着对我说：马雪杉给了你多少？我一愣，知道她对您了如指掌，便如实对她说了。她说：‘我愿出十倍的价，请您安排我和教授的大儿子会见！’就这样，她成了我的老板。”

这位硕士研究生潇洒英俊，很讨女人喜欢，我推测黑歌星看上了他，他和黑歌星的关系可能非同一般了，要不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他不可能知道黑歌星的绰号和曾用名。于是我试探地问了一句：“硕士先生，黑歌星床上功夫如何？”

那位硕士研究生说：“马老板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！我哪有那种艳福，我方才不是说了吗！她是我的老板！”

编号 49 庞厚君 出卖情报犯

黑歌星确实是高档罪犯，我看她比高档的还高档，应该称为超高档的。因为我在大陆搞情报买卖就够高档的了，黑歌星在香港开了个综合情报公司，专和我这样的人打交道，她还不是超高档的吗？

诸位知道，在大陆，我不直接作案，情报到我手里，起码过九个层次，而到她手里层次更多，发案也追不到她头上。许多国家情报机关都知道她的情报公司，都想控制她、收买她，结果，她都使他们坐下来，和她平等地作情报买卖。我看她在各国情报机关中都有人马。我真奇怪，她年纪轻轻怎么会有那么大神通！有时我真怀疑她是不是真的存在，可是她确实确实存在。我猜想，她手下一定有一个庞大的智囊团，否则不可理解她的能量和智慧。

遗憾的是我从来没见过她。

我有个直觉，她的兴趣在大陆，她对大陆的情报特别感兴趣。

情报界常常津津乐道什么双面间谍、多面间谍，可这些间谍要和黑歌星比，逊色多了。黑歌星是全球间谍，谁买情报她都卖！她巧妙地利用世界的经济斗争、军事斗争、外交斗争和政治斗争赚钱。她将情报头上的神秘光圈摘掉，和其它商品一样标价出售，真是绝透了。

我曾有一个机会，可以进入她的情报公司。可是我珍惜我自己在大陆的情报系统，想当蚁头不想当龙尾，所以我谢绝了黑歌星的邀请，没去赴她为我摆的盛宴。假如我当时进了她的情报公司，也可能不致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当时我

太想当蚊头了，另外我总觉得这个黑歌星难以捉摸，关于她的一些传闻，十分神秘，我不太愿意进入她的情报公司。

关于她的一些传闻，我捉摸过很长时间，我看有些传闻是假的，是记者和小说家们虚构的，我觉得黑歌星虽然难以捉摸，但是并不神秘，她是人。方才我说了，我有个直觉，她的兴趣在大陆，大陆对她的吸引力最强，至于大陆上的什么吸引着她，我不清楚，我看不光是大陆情报，绝对不是。

编号 50 齐景斋 贪污犯

黑歌星的事，恐怕我知道的最多。我是 81 年进口家用电器起的家。到 84 年，赚了五千万。84 年仲夏，我到北戴河海滨避暑，在海滩上，我结识了黑歌星。她是海滩上唯一穿雪豹式全身连衣泳装的姑娘，雪白的泳装衬着她那微黑的皮肤很有魅力。

我原来是省话剧团的演员，小有名气，长得也不俗，知道女人喜欢什么，我尽力发挥自己的才能，想把她搞到手。她聪明得很，看出我在做爱情小品，便对我说：“齐先生，您这段爱情小品能到我的卧室表演吗？”

我真没想到发展得这么快，欣喜若狂，和她狂荡了一夜。

她不是处女，也不想和我结婚。第二天清晨我们醒来之后，她说：“你我的一夜风流结束了，也许我们今生今世再也不会见面了，临别赠给你点什么呢？你想要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我什么也不要，就要你。告诉你，我现在手里有五千万，足够咱俩花一辈子！”

她被我的真情打动了，说：“齐先生，我本来想赠给你一笔钱，报答你对我的一片真情，现在看，你不需要钱，那我

就赠你一句话吧：“你可能因为贪污被捕入狱，如果你逃得出去，请到香港找我。我给你安排一条出路。”

我一惊，没想到她对我的事摸得那么清楚。我想，她让我到香港找她，是不是表明她想继续我们的关系？于是我抱住她，问：“到香港我们就结婚好吗？”

她轻轻推开我，十分郑重地说：“不，齐先生，我只需要你这一夜的爱情，不想和你再见面了。”

我试探着问：“你在香港是不是有丈夫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情夫呢？”

“也没有。”

“你看上我什么了？”

“……你看不出吗？我是一见钟情，身不由己，我觉得昨天晚上好象在梦中，现在梦醒了，我们该分手了，你的爱情小品也该结束了，说实在的你演得真不错，比在舞台上精彩多了。”

“我是真的！”

“看，你又做起爱情小品来了，象《巴黎圣母院》里的太阳神似的，真的爱不是说出来的……我们该……分手了……”

“将来到香港我到哪里找你？请把你的真名和永久地址告诉我。”

她说：“你到香港后登报说你已到香港，我就派人去接你。请原谅，我的名字保密，永久地址也保密，你要真爱我，不想伤害我，就不要再问，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绰号，我的绰号叫黑歌星。顺便说一下，你不要到处传咱俩的一夜风流，一

且我发现你传播，你到香港我就不接待了。”

诸位，方才我说走嘴了，出去千万别传。

编号 51 汤奇伟 邮贩子

我和黑歌星有一面之交，可这一面，我终生难忘。

那是 85 年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，那一天也是几十年来邮票黑市价格最高的一天。全国约一千名邮贩子聚集在清凉山邮票市场，象疯了似地吃进生肖邮票。牛票的价格涨到 40 元一张！看样子还要涨，原因是风传北京邮票厂的牛票印版坏掉了，牛票印不出来了，香港有人要收牛票，有多少收多少。香港那个人是谁？传说绰号叫黑歌星，据说她要垄断生肖邮票。

抢购牛票的浪头越涌越高，上海的七大老板每人吃进上千张，南京的五大户每人也吃进上千张，广州的三家大老板，每人吃进三千多张！我和广州、南京的大户都通气，知道价格还要涨，在牛票 40 元一张的时候，吃进一千张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清凉山市场又挤进来五百邮贩子抢购牛票，牛票涨到 41 元一张，市场象外国的股票交易市场，人人都红了眼，声嘶力竭地喊。我是老邮贩子了，见过许多抢购和抢抛场面，可是这么疯狂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我隐隐约约预感到市场将要出现戏剧性场面，我冷静下来，不再抢购，观察这个疯狂的场面、疯狂的人们，一个朋友推了我一下，说：“发什么愣！快抢！多吃点，还要涨！”我没理他，还在观察。

下午三点四十分，我看到一个穿洁白闪光的长袖泳装式紧身连衣裤，套着高雅的黑外套的姑娘走进邮票市场，象将

军观察战场似地看着那些争着吃进的邮贩子，我大吃一惊，紧紧盯住她，我发现她在用眼神指挥她的人马全部抛出！

我意识到戏剧性场面就要出现，立即全部抛出我的牛票！广州南京的大老板都以为我疯了，那位穿泳装的姑娘惊异地看了我一眼。

下午五点十分，牛票价暴跌，由47元跌到24元，各大户元气大伤，我觉得身上一阵阵发冷，我要不及时抛出牛票，今天就要倾家荡产了！我走近那位穿黑外套的姑娘，冒昧地说：“小姐，您是不是香港的黑歌星？”

她一惊，随即嫣然一笑，说：“是的，汤老板，您真有力，我真想不到您在三点四十分竟抛出一千张！”

我说：“小姐，我是受了您的眼神的启示。”

她又一惊，说：“是吗？”她不想继续和我谈话，跟我开了一个玩笑，说，“那，您得付给我的眼神一笔钱……”

事后我才知道，关于北京邮票厂的牛票印版坏掉了，牛票印不出来了，是黑歌星花了一笔款收买了一个造舆论的权威人士放的风。至于说她要收牛票，则是她自己放的风，这是她第一次涉足大陆邮票市场，邮贩子崇拜她到了极点，形成了黑歌星热。

齐老板，没想到你和她还有一夜风流，真有艳福！听说她还控制几个卖淫集团，不知真假，看她那文质彬彬的样子，不象干那个的。

编号 52 殷谢夫 流氓头子

她控制五个高级的。这五个同时还执行她其它的任务，搞情报、打通关节、当枪手。黑歌星经常让一个叫红玫瑰的集

团跟着她。红玫瑰集团的头子叫红玫瑰，长相酷似黑歌星，人们很容易把红玫瑰当黑歌星。红玫瑰集团的码子都别着一枚红玫瑰胸针，住在高级宾馆。黑歌星很讲义气，去年红玫瑰集团闯进了我的码头，黑歌星让红玫瑰给我送来了十万美元，表示道歉。我没要，我说：“红玫瑰小姐，我只想和你交个朋友。”红玫瑰很爽快，她说：“殷老板，我也想和你交个朋友，卧室在哪，请领我去……”

在床上，她对我说黑歌星请我带着码子加入她的集团，我谢绝了。

编号 53 徐海云 倒卖黄色录像带犯

齐老板，我也是 84 年仲夏在北戴河海滨和黑歌星认识的，不过别吃醋，我们之间没有风流韵事，只谈了一笔录像带买卖。这笔买卖我终生难忘。

那一年，折腾录像的二十九家大老板全聚到北戴河想交换一批带子，赚大钱。当时，是我们这一行的黄金时代，录像都冲到了小县城，把电影队几乎都冲垮了。

我们在一起闲谈的时候，有人说海滨出现一批新录像带，特带劲儿，赚钱特多，不知是哪来的。我们有点奇怪，我们二十九家垄断了录像带，他们的录像带是从哪儿弄来的？我们决定去摸摸底儿。

这二十九家老板中，数我年轻，有派儿，脑子好使，他们推我去摸摸底。于是我就找了一家最红火的录像厅，买了前排的座位，进去看。

录像刚放五分钟，一位香气袭人的小姐就走到我面前，说：“徐老板，我们老板有请。”

我一愣，好象她们老板已经猜到我要来拜访似的。我站起来跟那位小姐走，那位小姐把我带进一间相当豪华的客厅，把我介绍给一位穿着白色泳装肤色稍黑的美人，那长相就和诸位见到的黑歌星一样。当时我并不知道她是黑歌星。

黑歌星说：“徐老板，我听说大陆二十九位录相带巨头在这里聚会，特请徐老板前来谈一笔买卖，从现在的行情看，大陆还能有一年左右的录相热。你们的片子都老掉牙了，赚不了多少钱了，我给你们准备了五千部电影电视片子，价钱稍高一些，你们有胆量做这笔买卖吗？”

我说：“胆量倒是有，不过拍板之前，我得先看看。”

她说：“可以。我可以让几位小姐陪你看，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，想看多少就看多少，看完之后，你想做这笔买卖，就跟陪你的小姐说。”

她说完就走出客厅，五位电影明星似的小姐把我请到小放映厅看录相。好家伙，我可真开眼了，没想到她的录相带有那么大的吸引力，一部比一部带劲。我盘算一番，看准了，我们要买下这五千部录相带，准发横财。

我连看了三天，每天回去都鼓动二十八家巨头下决心下血本买下这五千部录相带。三天之后，二十八家巨头都下了决心，于是我对陪我的小姐说：“我们二十九家想做这笔买卖，请转告你们老板，明天我们最好谈一谈。”

第二天下午两点，黑歌星把我请去，一见面就说：“徐老板，你决策的速度慢了点，一位大陆新崛起的录相巨头，只看了目录和几部片子就和我成交了，现在你们若还想要这五千部片子，可以找他。”

我一想，不好，那位新巨头买走这五千部片子，不出一

个月就能把我们这二十九家挤垮，必须尽快把他手中的五千部录相带买到手，哪怕多花一倍的价钱，也得买下，不能丢掉垄断地位。

这回我当机立断了，我说：“小姐，请安排我和那位新巨头见面。”

黑歌星说：“好吧，明天下午五点钟请您到这里来，我安排你们见面。”

就这样我们和那位新巨头成了交。新巨头赚了一笔，我们赚了一大笔。一年之后，风声紧了，二十九家大部分收了摊，我财迷心窍还接着干，就进来了。黑歌星气魄之大，消息之灵通，确实不同凡响。当时我听她的就好了，如果我能出去，我一定想办法找到她，跟着她干，没错！

编号 54 陈之洞 诈骗犯

徐老板，你上了黑歌星的当了，她说的那个大陆崛起的新巨头，并不是什么大陆新冒出来的而是她手下的小头目！

我也上过她一次当。也是在 1984 年，也是仲夏，也是在北戴河，黑歌星当时也穿着洁白的长袖泳装。当时我做电冰箱、彩电生意。她说要卖给我一万台日本东芝 18 英寸彩电、三万台夏普电冰箱。

当时，我说我需要和我各地的代理人商量一下，三天后给她回话，她欣然同意，满面春风，三天后我去找她，她却说：“真对不起，那批货出手了，买主是大陆新出现的批发巨头，他代表一个由四十二家公司组成的集团。您要这批货可以找他。”

我的劲儿已经被她鼓动起来了，只好去找那个新出现的

批发巨头。一个月后，我才知道，那个所谓新巨头，是黑歌星手下的一个小头目。

妈的，老子的诈骗故事够写三部长篇小说的，没想到竟让黑歌星骗了！这件事我一直没说，嫌丢人，没想到老兄也让她这么骗了，我原来以为就我一个人出过这种丑呢！看来她可能用这种办法骗过不少人，她很会作戏，说谎话象真的似的，看她的那俏模样，想象不出她会干那种事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尤其是女的，男人往往被她们漂亮的脸蛋迷住……

编号 55 郭宏企 贩毒犯

黑歌星是不是高档罪犯，我不知道，我倒是跟她接触过一次。诸位知道，我掌握六条毒品走私线，全国十三大毒品走私集团都和我有联系。他们的情况我都知道，他们各自成系统，一个个都是小独立王国。我没发现黑歌星左右他们，大概她没有插足大陆毒品走私活动。86年大年初一她曾专程拜访我，这次接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大年初一清晨，十三家大户的代表都备了重礼给我拜年，他们每年都如此，我也习惯了，每年收十三份礼，可是86年大年初一，我收到十四份礼物。我打开陌生的一份，一看是十万美金，是一个号称黑歌星的人送的。我预感黑歌星找我有事，果然，晚上九点钟她来访。

她很爽快，说：“郭老板，我是来借路的，我有一批货要运出去，买路钱由您定，请您开个价，价高价低都好商量。”

我问：“什么货？”

她说：“不是毒品，可是要走您这条毒品走私钱，这批货比毒品价值高几倍。”

我问：“到底是什么货？”

她说：“文物。”

我说“现在正打击文物走私，已经有掉头的了，多少钱也难买命啊，我现在还不想上断头台，我这条路还没出事，你另选条路吧。”

她说：“正因为您这条线平安无事我才找您。您是这条线上的风云人物，我想您有办法保证我们这批货也平安无事，开个价吧！”

我把她那十万美金放到她面前，她没接又放上十万美金，朝我微笑。

我冷着脸说：“送客！”

黑歌星收回美金朝我笑了笑说：“三天之内您要改变主意，我还来拜访您。”

可是没等到三天，我就被逮捕了。

诸位，黑歌星是不是高档罪犯，我不想说是还是不是，我只想说她是个危险的女人。我不想和她再有什么接触。我劝诸位也不要和她再有什么接触，更不要和她有肉体关系。从她现在的所作所为看，她手下的枪手不会少，要想干掉谁很容易。

最后，我劝诸位不要再谈这位黑歌星，我们都搞过窃听，谁知道雷子会不会窃听我们？我真提心我们今天的谈话被窃听，那我们就找了大麻烦，可能这辈子也出不去了。因为黑歌星的案子很难破，如果我们的谈话被窃听，我们就得被关到破案为止。

也许我这是杞人忧天，不过我有个预感，我们要倒楣，中国有句老话很讨厌，这句话叫做隔墙有耳。

咱们起个誓吧：今天的事谁也不说出去，谁说出去，在他身上捅九个窟窿！

局长孟超听完录音之后，说：“我同意立案侦破。你准备从什么地方下手侦破？”

“从这九个人身上！”